在纽约会二哥

◆ 董木兰

■ 董木兰夫妇与二哥夫妇(中)在寓所合影

1 孙女动议赴美国

董鼎山,是我的亲二哥,今年已92岁高龄,比我大10岁。1947年他赴美留学，至今在美国工作和生活。

他偕瑞典籍妻子蓓琪和美国籍女儿碧雅,于1978年第一次回国探亲起，直到2002年他80岁为止,曾数十次回国。他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,就开始了他的中美文化交流工作,写文章、讲学、座谈、采访、带领美国新闻工作者访华、应邀担任拍摄影片顾问等等,其间出版了数十本相关的书籍,如《天下真小》《纽约客书林漫步》《留美五十年》《最后的罗曼史》等等。难以忘怀的是,2002年我们兄妹俩在上海图书大厦同桌一起签售各自的新书(我的是《域外拾零》,他的是《温馨上海,悲情纽约》),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一件新闻。

2002年那次回国以后,由于他年事已高,又有疾病缠身,就再也没有回国。虽然,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，保持着很频繁的联系；但是，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想过,10年后我们还能再次见面。

事情是这样的:2012年10月，我在旧金山留学已读大三的孙女寒假不回国了，她知道我们总是担心她在外的一切，所以希望我们去旧金山过春节，亲身了解她在旧金山的学习生活情况。她知道我们喜欢坐邮轮旅游,还安排了一次邮轮旅行。再有,就是可以到纽约看望二哥一家。

于是，就有了一次我们全家6人，于今年2月去美国探亲和旅游的机会，也就有了与二哥和他一家极其难得的重逢。

2 与二哥约法三章

当旅行准备一切就绪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二哥时,他和他全家非常高兴。二哥后来说,他和二嫂蓓琪天天计算与我们相见的日期,越是临近见面的日子,他们越是兴奋不已,以致往往夜里难以入眠。

然而，对这次见面我从一开始就有点担心,出发前更加疑虑重重。因为二哥夫妇已是耄耋老年,身体状况今不如昔。二嫂蓓琪去年又在马路上摔了一跤,住院一个多月,现在外出要靠助行器;而二哥去年突患一次小中风,也曾住院治疗,亏得没有留下后遗症。所以,去看望他们,我实在害怕会让他们身心受累。可是,彼此想相聚的愿望是那么强烈,有什么可以阻挡呢!

我先发了电邮,又打了电话,对二哥夫妇约法三章:第一、不要蓓琪准备茶点，彼此都不准备礼物;第二、我们只坐20分钟或最多半个小时就告辞;第三、如果他们感到疲倦,绝对不要勉强作陪,可以立即下"逐客令"。

对于约法三章，二哥没有回应。其实,我心里也明白,这样的约法三章在至亲之间,很难实现。

3 全是他滔滔不绝

在旧金山看望了孙女,到新奥尔良上邮轮游览了西加勒比海后,纽约是我们这次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。女儿通过网上选择的酒店，特意距离二哥家近些,只有7个街口。二哥家住在曼哈顿东19街一栋高层公寓里，已经在此住了60余年。

那天近午时分，我们到了二哥家。开门的二哥衣着熨烫整洁的休闲装,皮鞋锃亮,身体挺拔,灰白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,绅士风度依然如故。站在二哥身后的二嫂，除有点老年性驼背外,一身干净利索,淡黄色毛衣,浅灰色西裤,温文婉约一如往常。眼前两位耄耋老人，完全没有我们原想的衰老迟钝,其良好状态,超出了我们的预期,使我们又惊又喜!

他们俩和我们互相一一亲热拥抱。落座后,我再次注视二哥二嫂,看见他们兴奋喜悦的脸色和良好的身体状态,我心底最深切的一个感想便是——"我放心了！"

随后,我们不是"只坐20分钟或最多半个小时"，而是2个多小时的相聚聊天。二哥精神振奋,谈吐自如,思想敏捷,头脑清晰,往事记忆犹新,只是有时会突然想不起一个汉字或词语来。2个多小时中,几乎全是他滔滔不绝。

他说，他一生读书和写作不停,既是爱好,也成习惯,更是满足。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，笔或电脑从来没有停用过。他说,他的写作都是有感而发,写作是一种满足,写完一文感到满足,文稿发送出去感到满足,文稿发表刊登了感到满足,接到朋友或读者读了文稿的来信或电话也感到满足。他说:"我就是有这种满足感,才能活到今天,才生活得有意义……"

起居室兼客厅的几个书架上,放满了书,大部分是英文书。但是有一格全是他写作的几十本中文书。刚好茶几上放着一本出版不久的新书《诊断美国》,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海龙先生来家里历时两个星期与他的访谈录,也是他去年出版的三本新书中的最后一本。去年出版的另外两本新书都冠名"鼎山回忆录"，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《忆旧与琐记》和《书影与肖像》。

他说,这几本新书的出版,是给他9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。

蓓琪果然守约,没有准备待客的正式茶点,只有他们自己平时吃的小饼干和水果,沏了中国绿茶。但是,她还是为第一次见面的4岁外孙女买了几件衣服。她说,纽约商店的衣服,几乎全是"Made in China"，她刻意避免在纽约送中国外孙女的是中国货,转悠了好些商店,才买到意大利生产的。

蓓琪特别喜爱我的女儿咪咪,她对咪咪说:"你是我的第二个女儿,我要送给你几件我的祖母和母亲留给我的老样的饰品。"不用说,这些来自瑞典老人的小饰品,该是多么珍贵。

我说起自己人老了,现在不逛商店了,对购物一点没有兴趣了。蓓琪比我大两岁，她却说她还是喜欢逛商店,喜欢购买喜爱的物品。从这点说明,她的心不老,对生活依然充满乐趣。

4 不忘宁波"折箩羹"

这样的聊天很快就超过了2小时,我坚决要求告辞。二哥当然不满足我们一家来纽约只见这一面就分手,他和蓓琪要求明晚在一家不远的四川餐馆宴请我们,碧雅和她的两个小女儿也参加。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,但条件是由我的儿子光宁来买单。

第二天我们6人先到了那家四川餐馆,不久二哥二嫂着正装到达,再不久碧雅带了刚放学的两个女儿也到了。碧雅有一个女儿LOLA(10岁),三年前又去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一个黑人弃婴(今年5岁),取名JADE。她领养的目的,是要让LOLA从小有姐妹作伴,不要像她自己那样从小孤单一人。

一共老少三辈11人同桌聚餐,特别让二哥二嫂感到亲切和快乐。二哥食欲不错,他喜欢中国饭菜，平时难得出门上中餐馆,但会不时叫外卖送中国饭菜到家解馋。今天吃剩的菜,按照美国家庭流行做法,都打包带回家。美国餐馆的打包饭菜盒,都非常精巧好用，饭菜盒密封良好,盛汤也不会溢出。二哥说,打包回家的菜放进冰箱,随后几天他会随意加点豆腐和蔬菜,烧成"烩菜"(宁波人所谓"折箩羹"),美味无穷。

蓓琪在餐桌上提议,在我们离开纽约回国前一天下午,再到他们家相聚,她将准备茶点和自助餐招待我们。因为有了这两次相聚,看见他们相当不错的身体和精神情况,我们欣然同意了。

二哥提出,这天下午他要步行到酒店来接我去他家,被我婉言拒绝了。我知道,这是他想有多些时间与我们在一起,所以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去了他们家。两位老人今天又换了衣服,每天都要换穿衣服是他们的体面习惯,并不是因为来了客人。

蓓琪准备了绿茶、巧克力、饼干等点心，二哥仍然兴致很高,滔滔不绝。

蓓琪谈起他们俩现在的日常生活程序：一般总是起床较晚,要睡到上午10点左右。但是营养丰富的早午餐不可或缺。餐后二哥下楼外出散步20分钟或半小时，回家后午睡到下午2点,随后是下午茶和他的阅读和写作时间。这段时间,有《纽约时报》——这份他订阅了60余年报纸陪伴他。5点蓓琪送上一杯热的雪利甜酒和坚果。7点晚餐,10点就寝。他们二人睡眠都不太好,要靠安眠药入眠。

二哥几次谈起他们已经租住半个多世纪的这套公寓。这套公寓地处曼哈顿较高档地区,环境优良,生活非常方便。如果房产主现在出租给新客户,每月租金要5000美元以上。然而,由于他们是老住户,每年租金涨价受到控制,居住权受到保护,现在每月租金2000多美元。他们夫妇都领取养老金,很满意退休后适意的生活条件。他们还有些股票投资,将来留给女儿碧雅。

蓓琪要叫外卖来招待我们晚餐，我绝对不肯让他们麻烦,建议仍然由儿子光宁请客上饭馆。二哥很赞成,带我们去另外一家四川菜馆,这是他经常叫外卖的餐馆。蓓琪因为外面风大,害怕受凉会咳嗽,就不去了。

5 兄妹还要再相见

这家四川餐馆距离他们家有12个街区，二哥坚持拄着拐杖步行。二哥是这家餐馆熟客,一进餐馆，服务人员都笑迎他:"董先生来了啊!"二哥介绍我们是他国内来的家里人。今天共进晚餐的,只有二哥和我们夫妇及子女一共5人。我们点了红烧肉、鱼香茄子、虾仁鱼片、口水鸡、豆腐汤等,味道真是好极了,既保持了四川菜肴的原汁原味,又稍有改进以适应西方人口味。我们都赞不绝口,也难怪二哥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餐后照常打包,其中红烧肉和鱼香茄子都是二嫂的最爱。

二哥依然坚持步行回家,我不放心,让咪咪陪送回去。我们在餐馆门前拥抱告别。目送他和咪咪慢慢走远的背影,我没有流泪,我比来纽约前增强了我们兄妹还会再见的信念。

这里还想记一个小插曲。我的老伴与蓓琪只在1978年于北京见过一次,她不知道我老伴会英语。所以,在二哥家那天上午,蓓琪没有和老伴交谈过。直到那天临别时,她才知道老伴是个英语老翻译,赶快向老伴道歉。第二次聚餐时，就特地安排老伴坐在蓓琪右边，他们就有了很畅快的交谈，以致老伴回到我们住的酒店后，大大赞扬蓓琪的人品。的确,任何一个与蓓琪接触过的人，都会很快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,具有中国老一辈贤妻良母的美德:尊老爱幼、相夫教女、善良仁慈、细心体贴。二哥和她结婚后,完全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,二哥的所有生活细枝末节,蓓琪都关怀备至。60多年以来,他们夫妇确实做到了举案齐眉、互敬互爱,至今恩爱如初。

我写此文的目的，就是想告诉所有关爱二哥的亲友和喜欢他文章的读者们:二哥和他全家身心状况良好，请大家放心。他还一如既往地读书和写作,满足于他有意义的晚年生活。

庙里同学喜相会

◆ 沈龙华

正月十五那天，我正在家里吃汤圆,从美国来了个长途电话。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阿牛。他是我的发小,九年同学。寒暄过后,他问我三月三龙华还有没有庙会?我说"有"。他又问，能不能组织三五小学同学在庙会期间聚聚?我顿觉一愣:读小学至今已六十年了，如今小学同学都已是七老八十，阿牛怎么忽然心血来潮,我岂不是要发"寻人启事"了!

不等我说话，话筒里又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，好像猜中了我的疑问,他揭开了谜底:原来,去年中秋节前,他在异国他乡偶然看到新民晚报上有篇关于三月三"江境庙"庙会的文章，就像他乡遇故知,"江境庙"三个字一下子触动了他的乡愁。阿牛是改革开放后去的美国,他儿子比他早几年去美国打工,拼了几年居然有点成绩:开了家不大不小的餐馆,生意还很不错。于是想起了厨艺上有点"三脚猫"的老爸,几次三番请他出山帮厨。他有点犹豫,但最终还是出国去帮儿子了。二十多年来,逢年过节他会给我这个老同学来个电话问候。从他寄来的照片看，他的头发早就白了。白了头的他想家乡想煞,这次决心要回来看看了。

江境庙大概建于上世纪30年代,我们进小学读书时,除了七八间教室,还有一些菩萨供在那里,时不时有善男信女来叩头烧香。学校虽有点不伦不类,但曾是我们度过"学生时代"的地方。几十年过去了,心里时不时会有个念想。

我迅速发布"寻人启事",找到了当年的班长关根和几位要好的同学。我和关根比约定时间早半个小时赶到江境庙旧址,其他几个同学也陆续来到,却始终不见阿牛的影子。我担心他出国多年,是不是迷路了。关根却发现有个老头从船厂路南面小跑步过来,定睛一看,正是阿牛。

原来,他比我们还来得早,到了约定地点,一看时间还早,就想到百米外的黄浦江边走走看看。这一看不打紧,漫步滨江大道,风景如画;极目四望使他心旷神怡、流连忘返,待到发觉约定时间已过，才急忙一路小跑过来。

六十年前同学喜相会，兴奋之情自不必说。但要找拆了五十多年的江境庙,哪里还有半点踪影?想当年我们还没有毕业，校名就改成龙华路小学了，十年后又并入东安路小学，江境庙旧址上建立起一所无线电技校，就是现在的仪电信息技术学校的前身。我们六个老头同学就在这个学校的门口指指点点,说说笑笑。六个人中说得最多的是阿牛。他说中国这三十年来飞速发展,而美国二十几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;还说国人上饭店喜欢讲排场,美国人下馆子只讲实惠……说着说着，忽然拍拍肚子说"肚子饿了","排场"还是"实惠"一下？问我:"借问酒家何处有？"

我不假思索当即回答:"就在你家小阁楼。"这是我和关根早就商量好的。阿牛当然听不懂了。原来阿牛出国不久,老宅就被动迁,"小阁楼"就是在阿牛家旧址开的一家餐馆,我和关根去过两次,有点"排场",也蛮"实惠"的,而且这"小阁楼"的名称也对得巧：因为当年阿牛家的住房不宽敞，阿牛小时候一直睡在小阁楼上。

这天，我们六个庙里同学在黄浦江边、龙华塔下的"小阁楼"聚会,尽管百步外的江境庙早已不再,但是黄浦江水深千尺，不及同学相聚情,江境庙前看变迁,龙华塔下话当年。不亦乐乎!